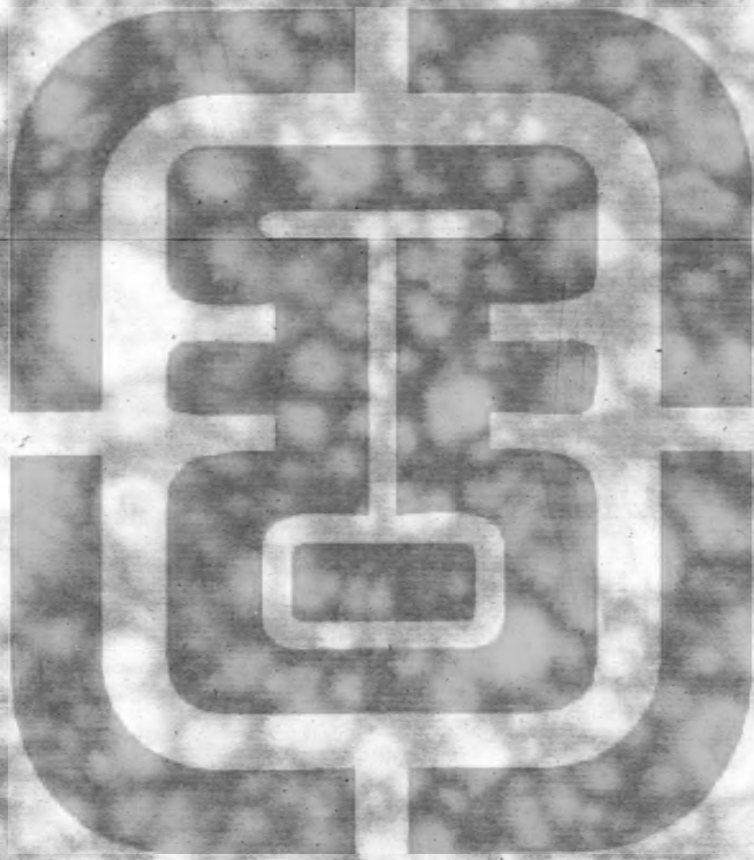


75-6



隋書

卷之三

列傳第四十

隋書七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儒林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  
 義貴康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繫生民之耳目百王損  
 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  
 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  
 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  
 隆澤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  
 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

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  
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  
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  
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  
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  
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  
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  
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  
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  
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

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  
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弃  
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  
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  
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庶寇之第多士如林漢  
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  
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  
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  
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  
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

四書章句  
儀觀釋奠之禮博士整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  
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  
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  
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  
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  
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  
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  
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  
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  
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

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措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地  
馬不息師徒息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  
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  
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  
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  
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博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  
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  
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義魏侍中父羅初為梁州刺史及

嘉泰元年四月十六日命錄  
嘉泰元年二月四日命錄  
嘉泰四年八月二十日命錄

國書廿二  
國書廿三  
國書廿四

又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  
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  
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  
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  
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  
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  
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  
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  
朕心資綸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  
韻藉府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安  
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  
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  
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  
高頰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冑  
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頰上初然之及頰  
得罪上以善之言為頰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  
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彦之

辛彦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  
州刺史彦之九歲而孤六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

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外  
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  
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  
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  
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  
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  
邑千戶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  
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  
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具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彥  
之與重論儀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

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  
具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  
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  
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  
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  
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  
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  
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  
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何晏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  
 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晏少機警  
 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  
 為是河水之河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  
 之故眾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  
 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雋才住青楊巷晏住白楊頭  
 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晏青楊蕭春其見羨如  
 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  
 以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晏  
 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

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晏性勁  
 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  
 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  
 然之晏進曰蘇威所學非此孝經嚴父若信有此言威不  
 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  
 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  
 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  
 之晏因奏威不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晏又上  
 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



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  
 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  
 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弃之伏見留心獄訟  
 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  
 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眾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  
 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  
 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  
 明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

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  
 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  
 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  
 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  
 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負極  
 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  
 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  
 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  
 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傳崑滋水之  
 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

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麟轆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跨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傳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妄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妄不慮無博士妄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妄考定鍾律妄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

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  
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  
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  
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  
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復雜子女不知父子  
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  
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察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  
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  
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同聽  
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  
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  
千戚僮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  
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  
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  
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  
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武王  
作大武從文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  
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

武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空廟漢  
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  
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  
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  
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  
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  
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之始  
五行之儻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  
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韶  
韶樂也高祖威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

也五行儻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  
作四時之儻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儻以  
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  
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  
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  
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  
樂師分散其四儻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  
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  
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返訪其遐邇果云是梁人所  
教今三教四儻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

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  
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  
謹具錄三調四儻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  
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安節  
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鞀鐸巾拂四舞先是  
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安又以深  
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安子蔚為  
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  
為龍州刺史時有旨筴遊學者安皆為講說教授之為刺  
史箴勅于州門外在職二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

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  
之安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安安復  
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  
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  
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益曰肅撰周易講疏十  
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  
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  
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都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與

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嘗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至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文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匡聚徒教授者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伯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貞受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唐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為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子毋憂解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滅否祭酒元善善怪問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

博其新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  
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  
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  
敢飾恭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  
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  
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對遂言無其樂暉  
遠進曰臣聞宮室淑不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  
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  
廷嗟惜焉贈賻甚厚贈負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  
書識紙莫不畢覽充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  
山東表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  
等俱立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  
朝廷不之貴也士榮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  
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  
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  
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主公以下卑集光升座講  
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  
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後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

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  
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  
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  
年七十三

###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  
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  
授詩於同郡劉執思受方傳於廣平郭懋當問禮於阜城  
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  
焯之讀書向經千載雖食不繼晏如也遂以

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獎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  
與著作郎王劭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  
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書因假  
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  
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  
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曠等於國子  
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  
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  
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  
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如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為民



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買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夫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胃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書方右書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充引爲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劼

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投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傳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茲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惠問是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來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目餘卷題為連山

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直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內每使執杖為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蜀原卜居為蒞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蕃大夫降一等令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占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踈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

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  
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踈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  
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  
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技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  
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  
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  
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  
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  
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  
首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

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  
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仕責  
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之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  
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洽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  
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  
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  
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  
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  
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  
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其善其言而不能  
用納言煬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大學博士歲  
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感言其無行  
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鋒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  
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極鬱不得志乃  
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  
叙風微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從昆徒以日迫  
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兩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  
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曾臆貽及

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以  
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種藝未嘗加從學為明師  
所惑樓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  
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  
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  
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  
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  
於丘園虛名聞於鄰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  
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曰簡事不染於丹  
筆立身真行慙而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

文

善

公

五

公

一

書

公

東

五

公

四

一

一

一

景

門

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比翼鵠

鴻整緇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離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

禮殊恩增榮政積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太耄已嗟退反初

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

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

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騫墳典釐

改僻謬修撰始畢圖畫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

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

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

哀炫窮之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

過城下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

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火突

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

性躁競頗非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

官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王名十

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

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

術之士采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

書業其  
公用十餘信

五鳳二

公鳳間建

一鳳生於二十

車於十

一鳳生於二十

一鳳生於二十

卓正對

三十六  
為大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抗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抗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史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

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瘡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感况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嚙舌絨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

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  
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微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  
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  
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  
役不免慶賞不露賞惠具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  
乏強尼之產叻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  
遠齧屑為期前途逾嶺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  
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一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  
生異夫金石營魂且世以恐筮子無徵惡恨入冥則虛緣恩  
顧比乃王稽所以致三戶應侯為之不樂也洪真髮之內尾

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  
終無薦引永同埋殞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  
知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  
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  
物之源運鈴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  
書不取也昔荆王未剖則下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  
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真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憚  
而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  
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  
念江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

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驅死  
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怜愍留心無忽弘亦  
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  
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  
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  
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  
稱珍席上或舉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  
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藉其當年彥  
之敷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安通涉雋

矣神情整肅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許以爲直失儒者之  
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夫象旣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  
擊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  
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蹟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  
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  
弃於溝壑膺矣至真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  
者聰明所不與者貴在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列傳第四

隋書十五



列傳第四十一

隋書七十六

特准臣魏徵上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  
 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  
 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  
 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機訓聖範  
 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  
 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  
 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

列傳四十一

王高平二十一年...  
 劉勰平二十二年...  
 魏徵平二十三年...  
 劉勰平二十四年...

劉勰平二十五年...  
 劉勰平二十六年...  
 劉勰平二十七年...  
 劉勰平二十八年...  
 劉勰平二十九年...  
 劉勰平三十年...  
 劉勰平三十一年...  
 劉勰平三十二年...  
 劉勰平三十三年...  
 劉勰平三十四年...  
 劉勰平三十五年...  
 劉勰平三十六年...  
 劉勰平三十七年...  
 劉勰平三十八年...  
 劉勰平三十九年...  
 劉勰平四十年...

劉勰平四十一年...

千載徃徃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躰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圖思極人文絳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馮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辭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

清音簡括句各去所短入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肖大同之後雅辭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以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又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sub>是</sub>飲馬長城窟並存雅躰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

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泉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竒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致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摠之於此為六學士序云

###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入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舍人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詧以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龍易縣子歷監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授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祖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為伯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翰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

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按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此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蜺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 王頰

王頰字景文齊州刺史頰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顥所責怒

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疑決多頰所爲而頰性識聰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頰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徃徃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

志頰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及多頰之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戰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頰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怨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梟於大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儼

崔儼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為著姓儼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特才地忽略世人大畧其子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書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為身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侍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身外三曹郎中儼與頰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儼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為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

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德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蒲座素令騎迎儻儻故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儻有輕素之色禮其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儻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 諸葛穎

諸葛穎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穎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左臬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

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閤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寫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常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死侍講南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穎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鬪帝嘗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鸞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

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  
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實魏散騎常侍父靈暉  
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  
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  
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暉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  
整配防江南行軍撫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星  
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  
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蕩地從來王遂臣

粵余非巧官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  
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  
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  
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鳥視已成羣郝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  
裏糴楚山際被甲吳江潰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  
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辯喻蜀幾飛文曾連唯救  
患吾彥不羊動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  
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  
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  
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

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  
僚麗景相携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袂除臨灞岸供  
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離麥雉  
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愛銷  
旁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廻輪  
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廻首望孤  
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鳴鳥斷絕心難續惆  
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鄰曾故鄉情若值南飛鴈時能訪  
死生此詩至京盛爲當時之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  
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主長  
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卽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  
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  
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都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  
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  
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  
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  
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  
神劔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



來迂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髮考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  
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風陵雲仙掌方承清  
露想攝衛收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  
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  
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筭宜條揚  
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趣至於揚旌北  
溟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  
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鄉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  
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  
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

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宣家具  
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  
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音公口之才藝能事鬼神  
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餓波鼓於屈宋雕  
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  
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  
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  
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  
之恥適鄴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  
豈謂橫議過實虛塵容覽枉高車以載駸費明珠以彈雀

新刊魏志卷之四十四

新刊魏志卷之四十四

遂得裏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  
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走匪黃鍾之所詣  
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  
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空方見  
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草不暇  
怖甚真龍之降斬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  
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  
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里終于家

虞綽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

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  
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  
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諱引爲學  
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  
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有筆削帝未嘗  
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潘邠左右如宣惠尉  
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  
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  
之詔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  
皇帝履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遷西邁行宮次

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  
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轍言靈綏萬  
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  
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宵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  
宣負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壁日曬光鄉  
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  
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  
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跂鴻塞鸞或蹶或  
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  
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

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  
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况盛德  
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  
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  
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  
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  
還軒遵林並壑傳輿海滋駐驂巖陟省想遐凝藐屬千里  
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  
華泉好音玉響音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  
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

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  
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人  
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之與結  
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  
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  
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  
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  
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  
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  
解走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變姓  
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  
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所執坐斬江  
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群盜  
甚得民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  
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爲人  
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  
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  
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

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諱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崑函實輿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馮迺西驅展軫齊王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鑿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

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踈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睿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博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諱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帝有篇意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燉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授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惣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惣惣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弘茲曲垂餞送徽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

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  
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  
名也春秋有羹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  
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耳至若謝諸公固  
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  
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  
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  
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州博士秦孝主俊聞其名召為  
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微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  
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

禮以法天次則一。胡佐軒察跡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爻始  
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藉生焉至如龍筮授河龜威出洛  
綠錦白檢述勳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  
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  
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  
物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  
篆素暨天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卜振武功內  
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森千秋發盛  
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泰王殿下降靈

香極重美乃天機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  
言志沛揚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雅之對已道  
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  
降謂汲擇善為微蒸館招賢藝技什異剖連城於井里  
責東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  
琢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駉駕  
務隲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坐仁智之心煙  
霞發文彩之致賓僚以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衆  
書以為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  
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膠楚夏三蒼急就之

為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會韻始  
判清濁變公官用而全無引據過傷後局詩賦所有不難為  
用遂躬紆履自探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按會有載  
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謹之詰詞證以併之備包  
雖雅博萃字集汗簡去畢題為韻纂凡三十卷載成一家  
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為淺鄙懸金之不定  
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折灰文  
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際遂操狂  
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夢幸亦誦於

香極重美乃天機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  
言志沛揚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雅之對已道  
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  
降謂汲擇善為微蒸館招賢藝技什異剖連城於井里  
責東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  
琢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駉駕  
務隲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坐仁智之心煙  
霞發文彩之致賓僚以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衆  
書以為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  
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膠楚夏三蒼急就之  
為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會韻始  
判清濁變公官用而全無引據過傷後局詩賦所有不難為  
用遂躬紆履自探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按會有載  
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謹之詰詞證以併之備包  
雖雅博萃字集汗簡去畢題為韻纂凡三十卷載成一家  
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玉之為淺鄙懸金之不定  
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折灰文  
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際遂操狂  
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夢幸亦誦於



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俊並晉王諱後引爲  
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後今徽作序曰禮  
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太  
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  
事雖情存簡易意非至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  
宗三代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  
義非此莫成進退存亡去茲安適若璽印會猶防止水豈  
一書能辨天地斯物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  
子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廉明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  
貞清夜徐互起皇帝自哀每統統方正位纂勛華之曆

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  
潤無思不贖東探石簣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鑾太室  
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摠管晉王  
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  
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  
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  
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賸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  
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  
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  
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

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主徐賀之答崔譙何更之論  
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  
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摠括油素躬披緗縹交燕刈楚振領  
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  
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天國之義存焉人  
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  
擬乘輿之制度建鞞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  
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嗟懸金之  
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勳於  
往冊徽幸樓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獎敢叙該博之致云

煬帝嗣位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  
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  
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  
徽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為西海郡威  
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 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為石趙從事中  
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  
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其三河之  
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

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安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曾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授章王記室卒官弟正藏

杜正藏字為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二人俱以文章一時誦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

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高祖秦主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劄譜二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微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羅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京兆城縣丞實建德繼王世充為中

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實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闡中書侍郎與劉闡二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祢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

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  
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  
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列傳第四十一

隋書卷十六

